

# 这个难民把我打哭了

1

我本来以为黑社会再怎么黑也不能不要脸，但事实却告诉我，他们就是不要脸。

一周以后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脸上的淤青虽然已经转好，但心里的创伤还在。

「没想到你还真听话，让你来你还真来了。」李向昂就那么大马金刀的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。我没让王辉陪我来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总不能一块搁这儿。我临走前一脸郑重地告诉他，如果我天黑之后还没回去的话，就报警。虽说到时候可能也晚了，但起码有个心理安慰。

「我来，是拿应该给我的一万块钱。」我平静地说道。李向昂身边还站着那个一脸呆滞，瘦不拉几的家伙。但是那个有着粉嫩颈部的女人却不在，这多少让我有点失望。

「难道你不怕我？」李向昂笑了一声。

「这不是怕不怕的事，你既然说好了给我钱，我就来拿，正常的很。」我依旧平静。

「呵.....你知不知道，我要弄死你，真的比弄死一条狗还容易。」李向昂突然掐灭了烟头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

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」我承认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口哆嗦了一下，非常剧烈的那种。但我猜测他应该不会对我下手，如果要下手的话，一周之前他就下手了。

听到这句相当有骨气的话，李向昂明显愣了一下，接着哈哈笑了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块钱的人民币来，甩了甩说道：

「想不到现在的小伙子还有点胆色啊，想不到想不到。不过光有胆量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有智慧。来，拿着这张钱，看看是真钞还是假钞。说对了，一万块钱给你。」

我接过了那张十块钱的钞票，在手里搓了搓。真钞，我肯定。要是假钞的话，这手感也太逼真了。我斟酌了一会儿说道：

「是真钞。」

李向昂憋着笑，瞅着我手里的钱说：「真钞？你好好看看，『中国人民银行』都印成『中国人民很行』了，你什么眼神啊。」

我急忙瞅了一眼，顿时如芒在背。

「这不怪我，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是你自己没把握住。」李向昂挥挥手说道：「你走吧。」

我知道彻底没戏了，人家玩我就跟玩孙子似的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我愤怒的把那十块钱假钞揣进了口袋，转身就要

走。估计学校食堂的那老师傅眼神不好，也看不出来，我起码能吃一个比较丰盛的盒饭。失去了太阳，我不能再失去星星。

「等一下！」就在我即将迈出门口的时候，李向昂又突然叫住了我，「你真的不怕死？」

我顿时感觉事情有了转机，转身朗声说道：「不怕！」

「好，既然这样，你跟我的人打上一场。赢了的话，我给你五万！怎么样？」

五万？我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，问道：「跟谁打？」

「他。」李向昂指了指他身后站着的那个黑黑瘦瘦的家伙，此刻他正在仰头打着一个慵懒的哈欠。

就这个跟吸了毒似的家伙？我立刻说道：「好，但是这次你不要食言！」

「我要是食言全家死光。」果然不愧是混黑道的，说话极其直接。

有了这句话做担保，我放心了不少。我又瞅了一眼那个难民似的家伙，跟我差不多的身高，不过他体格比我还瘦。我当时尚处在发育期，吃多少都不胖，另外加上训练，所以身材有些偏瘦。但这家伙竟然比我还瘦，跟截杆子似的。退役拳击手「电棍」那身肌肉能顶他俩。

上了二楼，还是那个擂台。不过现在二楼是空荡荡的，没有开盘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那家伙脱了上衣，开始戴拳套。我一

看，心里高兴坏了。

光看体格是瘦，但一脱衣服，才知道他确实是瘦，可能也就比王辉那样的「排骨」强点，明显的营养不良。但他缠手绷带的动作却非常娴熟，就好像一个老农民在把玩自己的犁耙一样。在我的手绷带还没有缠完的时候，他已经缠好绷带戴上拳套了。

「行了，就那样就行了。」他看到我拿起拳套，用生硬的汉语说：**「你不用戴拳套，我戴着就行了。」**

我一听这话，当场就愣了。这是什么个意思？要知道，戴套和不戴套的差别是巨大的。拳王争霸赛能打上八九个回合，那是因为戴着拳套。要是不戴拳套的话，一两个回合就搞定了。戴拳套打人十拳，也没有不戴拳套打上一拳来的重。就他这难民体格，竟然还这么让我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啊。

我看了看旁边的李向昂，怀疑他是不是找了个精神病跟我打。可是这厮坐在那里，目光平常，丝毫没有异状。得，这便宜不沾白不沾，反正打赢了五万块钱是我的，又不给别人。不过心里多少有点胜之不武的感觉。

「好了，开始吧。」李向昂看我们都弄好了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好像这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似的。

我习惯性的朝着对方双手抱拳，敬了一个礼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对方竟然也把拳套举在胸前，朝着我行了一个礼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浑身都战栗了一下。因为我清楚的从他拳套的缝隙中，看到了一点绝不慵懒，无比肃杀的目光。

当我面前的难民把双手拿开之后，我发现他的眼神变了。他微微低着下颌，把我整个人笼罩在他的视野之中，同时又死死的盯着我的眼睛，跟一开始的时候判若两人。而他的整个身体却还是放松，懒洋洋的，好像还没有醒过来。那放松的身体和冷冽的眼神组合在一起，瞬间荡起了一股慵懒的杀气。

这气息是无形的，但它却直直的窜进了我心里。

没有牙狗的暴躁，没有电棍的骄狂，有的只是好像一个捕猎者一般冷静而又细微的观察着他的猎物。我为刚才对他的判断汗颜不已。还没交手，我就已经明白，这是一个高手，一个有着无数次与人相搏经验的高手。那眼神足以说明一切。

不过我也不惧，我背后还有五万块钱撑腰呢。一想到这，我就感觉丹田里面热乎乎的。我没有轻举妄动，重新握了握拳头，放松了一下肩膀肌肉。这时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。

这家伙的站架好奇怪。

站架就是格斗的起手势，通过站架，可以判断出来一个人是什么类型的选手，攻击型，防御型，或者是防守反击型。但这个家伙的站架有些奇怪，他双手架的比较高，虽说那样对头部的防守不错，但双拳太高，就不利于接腿摔的技术了。最奇怪的是他的前脚，脚尖就直直的朝着我，不偏不倚，还在轻轻点地。所以他的站位并不是一个侧面，而是一个半侧面，都接近于正面了。

我就奇怪了，他这个站姿不正规啊，这样的话怎么起前腿侧踹。

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感觉，这家伙虽然眼神够犀利，但站架却不正规，搞的我很纳闷，他到底是不是高手。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，在海外拳台上基本都是这样的搏击风格，倒是练散打的上去了成了异类。不过这是后话。

先是震惊，继而迷茫，这就是我接触新事物时的心理感受。我没有急着进攻，他也在轻轻的掂着前脚掌，等待机会。

我调整着步伐，逐渐缩小着攻击距离。这家伙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懒洋洋的在原地掂着脚掌。我感觉时机到了，猛的一个小垫步，一记快速的前腿低鞭迅速的踢了出去，同时右手后拳已经蓄势待发。一般人遇到小鞭腿都会习惯性的向后退一撤，这时我的后手拳就能紧跟其上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低鞭腿加后手拳，这是一个经典组合，相信喜欢格斗的朋友都不会陌生。

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对方并没有做我想象中的后撤动作，只是轻轻的提起了前腿进行防御。提膝防御！我的前鞭腿毫无花巧的抽在了他的小腿之上。瞬间，我额头上的冷汗就冒了出来。

这丫的腿太硬了！

在他提膝防御的瞬间，同时把腿向内扣了扣，用小腿上的胫骨来迎接我的低鞭。按说运动打静止，疼的应该是对他才对。可这家伙跟没事人一样，倒是我疼得心里「突突」跳了几下——这难民的腿硬的跟柴禾棍子似的！

这一下直接导致我的后手重拳无用武之地，相反还往后退了一步。难民却垫步跟上，一记重重的后腿低鞭朝着我的小腿狠狠踢来！

不，这不是低鞭腿！低鞭腿没有这个力量！我咬牙防御他这一击，但扫过的力量却摧枯拉朽，竟然生生的一腿把我给扫倒了！

我扑通一声躺倒在了台面上，脑子里面一片迷糊。这怎么可能，一个低鞭腿而已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？在我重心稳定的情况下，竟然被一腿扫倒？！

难民往后退了一步，那干巴瘦的身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我马上爬了起来，仔细瞅了几眼，你还别说，这家伙虽然瘦，但肌肉还是有一点点的，不过都好像压缩了一样，为他的体型节约出了更大的空间。

格斗肌肉，一定要在格斗中获得。这是我以后听到的一句至理名言。相对于以后的我来说，当时的我就像一个票友。

我愤怒地冲了上去，携带着 KO 牙狗和电棍的余威，把拳头朝着他的脸狠狠地砸去。谁要挡我拿五万块钱，老子跟他拼了！难民见我猛冲，不避不防，直接一个前腿正蹬就把我堵那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痛苦的想：妈的，这不是正蹬！

他不是用的整个脚面，而只是用前脚掌发力，脚趾好像虎钳一样深深的陷进了我腹部的肌肉之中，那力量仿佛透过躯体直达内脏，有一种震慑灵魂的疼痛。

我被这一脚蹬的忍不住后退两步，难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，口中一声低喝，一个交叉跃步，接着一记高高的鞭腿就朝着我的头部狠狠踢来！仓促之间，我只能急忙抬起双臂护头防御！

3

当难民的腿狠狠的踢在我防御的双臂上的时候，我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想法：这不是高鞭腿！

他不是用脚面，而是用小腿的整个胫骨像弹出来的剃刀一样向我狠狠的砍来。没有清脆的响声，但我那防御的双臂却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。我被这强大的穿透力硬生生的逼退了两步，两条手臂又疼又麻，跟过电了似的。

难民没有再追着我攻击，而是向后退了两步，仍旧一丝不苟的冷冷的盯着我，轻轻的掂着前脚掌。这家伙除了眼神，其他地方都是懒洋洋，看得出来有一丝危险的气息。我却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手臂和小腿上好像被人拿着铁棍抽了一下，疼痛的酸麻感徘徊不去。

我重新开始审视面前的家伙，这攻击力简直惊人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他不是难民，起码不是从吃不饱饭的索马里逃荒过来的。

他的双拳跟着前脚掌的动作而轻轻的上下起伏，呼吸非常稳定。手臂上的疼痛还没有消失，我不敢再贸然进攻了。我要承认，跟牙狗和电棍的比赛比起来，这场打的很不好看，几乎没有观赏性。虽然没有观众（如果不算李向昂的话），但对于场



上的我来说压迫感却是巨大的。这家伙就好像一只挡在道上的拦路虎，越过他的身后，就是可以让我衣食无忧的五万块钱。

我他妈拼了！金钱再一次发挥出它的魅力！

我前点刺拳，不停的做着虚晃动作。我已经怕了，不敢再进入他的腿击范围。两个前手刺拳照面过后，我紧接着上步钻了进去，后手打了一记狠狠的平勾。对方明显不仅是力量型英雄，还是敏捷性英雄，轻轻一个后仰身避开了我酝酿半天的阴险平勾，接着还以颜色，同样也是一记平勾拳打了过来。他毕竟戴着拳套，穿透力有限，我护住脑袋挡下了这一拳，随后伸出双手，紧紧的抱住了他的身体。

散打的精髓是什么？远踢近打贴身摔。海陆空全占齐了。

虽然摔法非我所擅长，但对抗这家伙也只能用这一手了。再加上我没有戴拳套，只是缠着绷带，很容易进行抱摔。就算打不过他，怎么着也要撂他两个跟头。就在我抱住他的刹那，对方的两只手也迅速的抱住了我！令我感到心中一沉的是，他并没有像我那样去搂抱，而是双臂好像蛇一样缠在了我的脖子上。

难道他也要抱摔我？可是这箍颈的动作怎么摔人啊？事实证明，我的猜测和担忧又一次正确了。我还没有启动，他就一声闷哼，同时右腿的膝盖狠狠的顶在了我的腹部。我肋骨一疼，身子一歪，另一边又被他顶了一下。这两膝撞的极其生猛，我松开手，身体不听话的向后退去。对方得了空隙，前手朝我一推，接着又是一个强力的「低鞭腿」，砰的一声再次把我扫倒在了拳台上。

我倒在台上，两肋间和四肢上的疼痛让我倒吸了几口冷气，根本就爬不起来了。我没有晕过去，可是这时候还不如晕过去感觉舒服呢。我描述这一切用了很长时间，可真实情况是：我跟他在台上对垒还没有超过一分钟。

这家伙看了躺在地上的我一眼，再次对着我抱拳行了一个礼，接着撕下拳套，往拳台上一扔就跳了下去。动作潇洒的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有时候，我会无奈惋惜的想，如果一开始遇到的对手不是牙狗，也不是电棍，而是这家伙的话，我早就不打什么黑拳了，肯定回学校好好读书，现在不是医生就是律师吧。

「乃昆，加上这次，有 223 场胜了吧。」台面下，李向昂略带天津口音的话语波澜不惊，就好像刚才看了一场短暂的话剧。

「这次不算。」叫做「乃昆」的难民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。

223 场？躺在拳台上的我惊愕了。这家伙果然是.....专业中的专业拳手。可是他的那句「这次不算」却让我心里猛一哆嗦，瞬间就冲淡了身体上的疼痛。第一次，那种带着自卑的无力感彻底的涤荡了全身。

要不是有外人在场，我非大哭一场不可。

我咬着牙站了起来，下了拳台，低着个脑袋，看了看自己缠着绷带，还在微微颤抖的右手，感觉真是无话可说。我穿上上衣，系好鞋带，一言不发的向外走去。

「慢着。」李向昂叫住了我，踱步到了我面前，一本正经地问：「有何感想？」

「没感想，愿打服输，钱我不要了。」我低着头说。

**「五万块钱当然是没有了，但那一万嘛，本来就是属于你的。」**李向昂往我怀里塞了一个沉甸甸的信封，说道：「拿着吧，别说我混了那么多年，还欺负一个毛头小子。」

我抬起了头，吃惊的打量着面前的家伙。画风转变的太快，我一时间接受不了。

「别那么看我，你以为黑社会就不要脸啊？」李向昂娴熟的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，不过王海群不在，没有人殷勤的给他点火了。他自己划着一根加长火柴，点烟之后优雅的扔了出去，在烟雾缭绕中看着我说：「我看你不错，有前途。想不想跟着我打拳？」

我一愣，还没弄清楚他话里的意思。

「跟着我混，当我的拳手。我会给你最好的训练，最好的教练，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格斗强者。吃住全包，一个月两千，有比赛奖金另算。」李向昂继续喷着青烟，看着我说道。

「呃.....我.....」这个事情比一万块钱来的还突然，我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「别急，我不要你现在就回答我，回去慢慢考虑。」李向昂踱开了步，说道：「想好了之后，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，两个星

期内有效。」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吸了两口二手烟，抬脚就向外走去。刚要走到门口，我又站住，问那个叫做「乃昆」的难民：「你是练什么的？」

「泰拳。」乃昆说着，对我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。

4

「我靠，哥们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差点就打电话报警了！我先是打电话给我三叔那个混蛋，他竟然说不管这事……」王辉看到我，急得都快哭了。我腰疼腿疼胳膊疼的，路上走的很慢，再加上脑袋有些恍惚，到了学校都快黑天了。走到大门口才想起来，妈的，自己揣着一万块钱，难道就不知道打一辆面的？！

2001年，天津黄色面的如海。速度快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，（晚上在火车站拉客的除外）起步价五块，能装好几个人，是学生结伴游玩之必叫。但让老百姓觉得实惠的事情总是长不了，几年后，我再回天津，面的已经荡然无存，一律轿车，人模狗样。

我痛苦的从信封里抽出一把百元大钞，约摸有二三十张，递给了王辉，说道：「给。」

这一幕发生在相对纯洁的校园里极其具有视觉冲击力，几个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小妹妹吓得花容失色，赶紧转头走开了。仿佛我抽出来的不是钞票，而是炸药。

王辉一愣，没有接钱，问：「要到了？」

我点点头，伸出去的手有些颤抖。不知道是因为心疼钱还是胳膊疼。

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因为这钱折腾好几次了，我只是陪着你走了两趟，没有功劳，苦劳也算不上。」王辉说着，把我的手给推了回来。

我忽然间一阵莫名想哭的冲动。妈的，你没见哥哥我今天被打的那个惨，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，几乎被虐成狗。估计王辉要是看到那一幕，这钱他更不会要了。凭良心讲，王辉这小子虽然长的不咋的，但哥们义气还是有的。就冲面对金钱毫不动心这一点，他完全树立起了在我心中的巅峰形象，一时间堪比雷锋。

「我之前说过了，这一万块钱里，有三分之一都是你的。亲兄弟，明算帐，你总不能让我说话不算话吧.....黑社会还要脸呢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咽了一口唾沫的王辉没有再犹豫，立刻把钱接了过去，嘴巴一笑咧到了耳朵根。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直接由雷锋变回了原形。

「今天晚上吃点好的，哥哥请客！」王辉高兴了起来，虽然天都快黑了我仍然能看到他满面的红光：「小羔羊，涮火锅去，咋样？！」

「好，等我打个电话叫上杨蒙，一块吧。在我无脸见人的岁月里，她没少给我带饭。」我虚弱的朝着公用电话亭走去。那个时候，手机还不是很普及，我打的也是她宿舍的电话。

杨蒙听到我叫她吃饭，不禁有些激动，「咔」一下就挂了电话。可是我跟王辉在学校门口等了足足半个小时，她才姗姗来迟。

走进饭店之后，我才发现她还化妆了。靠，吃个饭而已，至于搞的这么隆重？

「说说，你是怎么拿到那钱的？」刚坐下，王辉这个不开眼的就来了这么一句。我的心猛然一酸，接着一痛，妈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「钱，什么钱？」杨蒙好奇的睁大了眼睛，还别说，化了点淡妆，还真有点不一样了。怪不得人家都说，女生一上大学就变坏。

我谁也没有搭理，朝着服务员喊道：「先给我来一打啤酒……要冰的！」

三个人吃的死撑，好像是公家请客似的，一个个打着饱嗝往学校走去。杨蒙只不过在王辉的极力撺掇下喝了半瓶啤酒，不过明显是喝多了，一边走一边拉着我的胳膊嘿嘿傻笑。我当时都有把她给卖了冲动。

王辉朝我招招手，自己先回去了。我扶着发癫的杨蒙走到她宿舍楼下，说道：「小心上楼，别摔着啊。」

杨蒙嘿嘿一笑，忽然转过头拉着我的手，一汪迷离的大眼睛看着我的脸，在路灯下秋波流动：「为了照顾你，我十一假期都没回家，感动吧？」

虽然措手不及，不过霎那间，我心头还是怦怦狂跳了两下。柔和的黄色灯光配上她精致的淡妆，忽然间让我觉得流光溢彩。她低下了头，愈发显得娇羞。在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修长滑腻的粉颈。

哦，跑偏了。虽然杨蒙并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，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「那个，早点休息吧，上楼的时候.....小心点.....」我支支吾吾的把话说完，赶紧转身走了。走了好远，一回头，看到她才一甩膀子转身进了楼。

仰面望着黑漆漆的屋顶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稍微一使劲，肋骨间还传来一阵酸痛。尤其让我沮丧的是，我很清楚，乃昆那个难民在跟我交手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放了很多水。如果他认真起来的话，我估计就不会躺在这了，而是躺在病床上。那家伙的腿法真他娘的犀利啊.....下铺的老朱还没有睡，熬夜摸黑打电脑，帝国时代 2，随着不停的鼠标点击声，从音响里传来一阵阵微弱的农民被屠杀的悲惨呼叫，我感觉他是在故意讽刺我.....就在我以为自己将要迎来大学生涯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时，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

那个梦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太特别了，这么多年都无法忘记——我在一间白色的屋子里考试，周围坐满了人，低着头奋笔疾书，没有人说话。只有我坐在那里，看着一张卷子上密密麻

麻的英文不知所措。要求是英译汉，通篇翻译写出来，可我连一个单词都不认得。正在那急呢，坐在前排的学生忽然转过头来传给了我一张纸条，同时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。我怕监考老师看到，迅速的接过纸条，却愕然发现传纸条的同学竟然是那个叫「乃昆」的难民.....

后来，我读了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一书。他说，人梦见作弊，是因为自卑。

5

我翘课了。假期之后的第一堂课我就翘了。倒不是舍友没有叫我，可我确实太困了，根本睁不开眼睛，一觉干到日上三竿。

宿舍里空空如也，我发了会儿呆，打了个电话给王辉，让他过来陪我聊聊天。这丫的天天翘课，同时又闲的蛋疼，没事就窝在宿舍看 A 片。也该叫他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了。

「武藤兰，我的教主。新片子，刚弄到手的。」一开门，王辉就得意地晃着手里的碟片。

「行了行了，别看这玩意了，看了光上火没处降。」我拉住了他，说道：「出去吃个饭，下午陪我去一趟科技街，我想配一台电脑。」

「不行不行，我下午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，那课必须要上的，咱改天再去吧。」王辉摇了摇头。



这家伙什么时候改操行了，还知道去上课了？我说：「行了，马克思也不容易，你就别去恶心他老人家了。你去上什么，反正你又听不懂。咋地，你还准备要入党？」

「哥哥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好吧！」王辉脖子一梗，颇为自豪的说道。接着口气又软了下来：「你知道，社科类的老师都超变态的，尤其是女老师。那女老师更年期提前了，每堂课都点名，抓到两次就给不及格，我算是服了她了.....」

「你王辉怕过谁？反正你又不是这一门不及格了，多凑几门还好算账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赶紧走吧。」我把他的「武藤兰」扔到床上，拉着他就出了门。

当时大学采用的是学分制，一个学分 80 块钱。你这一门不及格，三个学分，那就是交 240 块钱，然后参加补考。补考的话一般都会通过，除非你交白卷不给老师面子。在大一学期期末的时候，有一哥们连挂了好几科，光补考费就交了一千多。我还听杨蒙说她有个数学系的学姐因为考试不及格，从楼上跳了下去结果摔断了双腿。当时大家都开玩笑说，自从挂了科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痛了，连跳楼也有劲了。

吃完饭，打辆面的直奔科技街。我要配一台电脑，学软件，学 PS，学 3D，看海贼王，看武藤兰，熬夜打帝国时代，红色警戒，星际争霸.....我要过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正常生活。我不能再去想着什么打拳，什么乃昆，什么丽达，我要把这些统统从我的脑子里面赶走，统统.....

王辉坐在电脑公司里，正跟销售不停的谈着报价，翻阅着配置单哗啦哗啦直响。我忽然觉得，其实大家跟电脑也没什么区

别，都是由零件组装而成，有了电或食物就能工作。系统坏了，那就是精神病；硬件坏了，那就是神经病。直到最后 CPU 烧了，就像心脏停止跳动，宣告一个生命旅程的结束。电脑回收给收购站，人就回收给火葬场。在某个环节被捣鼓捣鼓，贴个标签重新出来，十八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

「欧阳，你是想用赛扬的处理器还是毒龙的处理器？」王辉翻着报价单，皱着眉头问我。

我靠，大哥，我让你跟着来干嘛的？我要是懂还用的着你来？你问我这个，跟聋子听到哑巴说瞎子看到鬼有什么区别？我没好气的说：「用奔腾！」

报价员愣了一下，接着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：「识货！」

「奔腾 CPU 当然好了，谁都知道奔腾好，可是价格也贵啊！」王辉相当不满意报价员的口气，白了他一眼。

「小哥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差不了两百块钱，但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现在是奔四 1.6 了，速度嗷嗷快。小东西看不出来，你要用大软件就看出来了。那速度，跟赛扬和毒龙比起来，就跟大人打小孩似的……」报价员用一口东北话没心没肺的说着，我的心里却猛的一震，好像瞬间抖落了一地没有愈合的伤疤。

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。这赛扬毒龙什么的，跟奔腾比起来，别说 1.6 了，就是 1.4，1.5 它也超不过啊。奔腾以后还能升级呢，它能吗？钱都差不多，有好的，谁用差的啊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……」报价员还继续说着，我却拽起王辉就走。

「唉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」王辉抓着我的手问。

「回学校。」我抬手拦停了一辆面的。

「什么，不是要配电脑吗？你这是抽的什么风啊？」王辉皱着眉头看我。

我没有再搭理他，拉着他上了出租车。到了学校之后，我把他推下了车，说：「你先回去。」

「啊？我先回？你，你要干嘛去啊.....」我不理会王辉的大喊大叫，一把拉上了车门，对司机说道：「丽达夜总会。」